V
B985.2
C473R

朱子年譜序

了翁著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立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覿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作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自比閭節授之法

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權移於孔子
又有冉閔顏曾群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
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言
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姦
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敝嗚呼是不曰
天之所命而誰實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
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
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

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
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
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
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人
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
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
沈痾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
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

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咍者衆也朱文公先生以強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歛豪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極而已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內外群獻之精緼百家之異指毫分縷析如眎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之論述靡竟惟先生巋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

文公先生六十一歲像

朱子自題畫像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illegible]惟闇然而日修玆庶幾乎斯語

自題畫像詩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量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趙氏汝腴贊

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折衷群言如射中鵠絕學梯航斯文菽粟在慶元初中行獨復

草廬吳氏贊

義理密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濶天高豪傑之大聖賢之學景星卿雲泰山喬嶽

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
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
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
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
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
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一戶
而微非若棄倫絶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
之安於卑也猗其盛與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

生之年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爲之鋟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予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予先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敢以固陋辭

朱子年譜著自李果齋者不可考惟魏了翁有序在建陽所存譜出洪武宣景間者多冗謬非體嘉靖壬子撫州曾侍御佩按閩謀于李太宰默咨朱子裔孫河考訂刪潤附錄狀與傳襃典合二卷太宰及朱子十一世孫凌十二世孫鍔序跋前後重刻閩中振遊南浦虔州偕郡邑生蔣薦鄢鳴卿朱翼相辨其疑誤狀與傳譜同者稍加裁削以從簡約每庚歲書朱子年若干又爲攷證附其後刊布九邑俾欲爲朱子者考焉

萬曆六年戊寅孟夏吉旦吉安府知府太倉後學張振之跋